

● 日本女性文学名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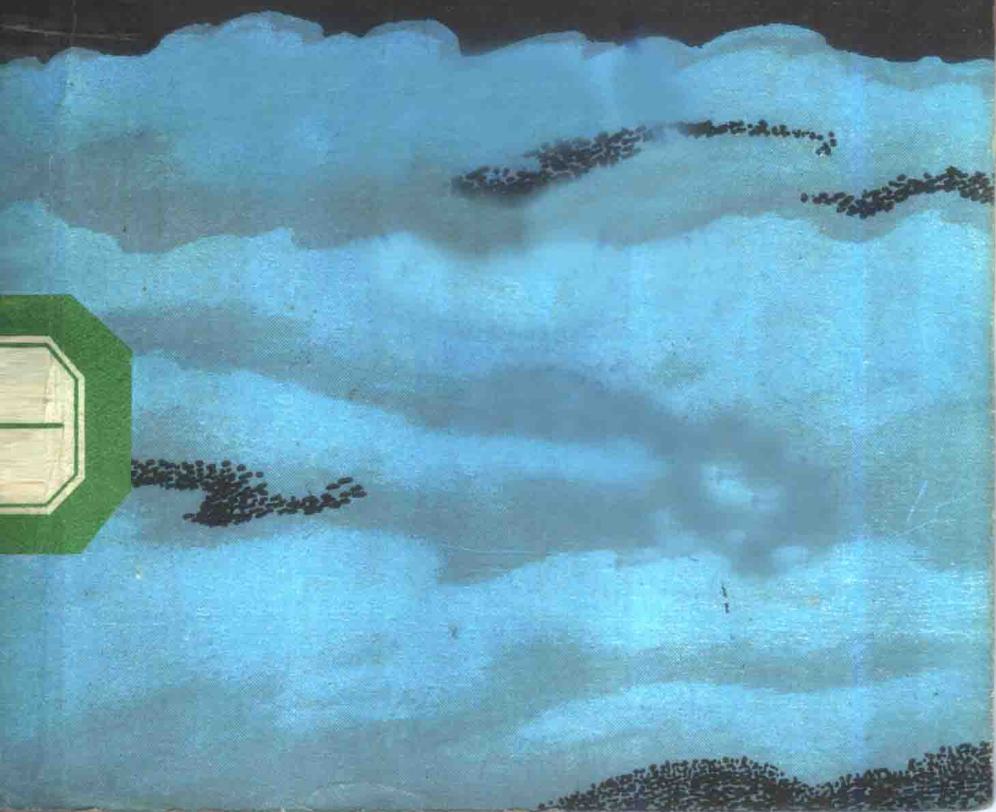
爱的彼岸

あいのもむこうがわ

〔日〕朝吹登水子著

王玉琢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日本女性文学名著 ●

爱的彼岸

〔日〕朝吹登水子著

王玉琢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愛のむとら側

根据日本新潮社1981年8月第十五版译出

爱的彼岸

〔日〕朝吹登水子著

王 玉 琢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625 插页：3

印数：1—2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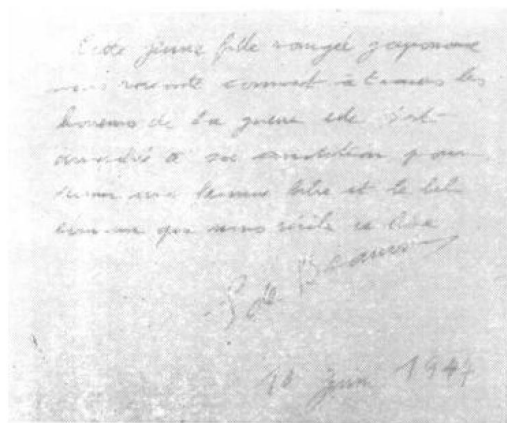
ISBN 7—217—00118—8/1·48

统一书号：10109·2112 定价：2.40元

新书目：87—29



作者像



这位大家闺秀讲述的故事，说明了她是怎样通过可怕而又可怕的战争体验，从过去的境遇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成为以这部作品给我们以启示的优秀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瓦

朝吹登水子是法国人容易接近的日本。我们渐渐领悟到，我们虽然学习着认识这位身着法兰西服装、为法兰西文化所熏陶的亚洲型美貌的西欧女性，这位和我们法国人分担着同样的心事、并且过着法兰西生活的西欧女性，但其深刻的内在是我们把握不住的。她是由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同时存在的岛国世界在其深处塑造的女性，这个岛国世界靠近中国，未知的海包围着它，洪水、地震等多种灾厄威胁着它。这位女性有时是野性的，有时是迷人的。她不是仅仅居住在法国的日本女性，其趣味，其思想，其精神的纤细，使她将法国的现实与自身融为一体。然而，当我们以为只要如此看待她或是只要读了她写的作品就已足够的时候，她却突然以一个地道的日本女性的姿态出现了。她是日本眼里的法国，同时又是法国眼中的日本。这就是她独特的魅力，是她独具的优美。她性格中的这两种形态，在如今出版的这本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让-保尔·萨特

1977年6月6日

爱与恨的交响曲（译序）

初春的清晨，我译完了最后一笔，站在窗前望着眼前那静静的街，望着那早起人家的点点灯窗。

我不由得想起朝吹登水子女士将她的这部作品送给我时的情景。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签上了名，静静地放在我的手上。我没有忘记：她眼里含着泪水。

是啊，这是她的心血之作，是她走过坎坷路程的缩影。书中有她的欢乐，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怒火和她的憧憬。

她出身名门，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走上独立的人生之路。她曾目睹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及欧洲的实情，又亲身体验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她渴望自由，极力反对侵略战争。她终于成了自由的女性。

如今她是日本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又以她的长篇小说成了人们喜爱的作家。有人说《爱的彼岸》是日本的《飘》，有人说她为自传小说开辟了新的里程。而她却平静地说，这只是一部爱与恨的交响曲，希望能给人们以启迪。

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评论这部作品时说：“她通过战争的痛苦体验终于走上了自我解放的道路，成

了自由的女性。这部书还告诉我们，作者是个优秀的作家。”著名作家萨特评论说：“她从日本看法国的时候，又从法国看到了日本，这便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朝吹登水子女士为了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学，为了向东方介绍西方文学，终年奔走于东西方之间。她一半时间住在巴黎，一半时间住在东京。

她现在住在哪里呢？我将这部译作奉献给中国读者之同时，也要奉献与她。

译 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译 者 小 传

王玉琢，男，1944年生。毕业于北京经济贸易大学日语专业。曾在中国旅游总局、中国文联国际部工作，现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

现有《癌病船》、《神秘的一亿元拾款》、《泥水河》、《女系家族》等十几部文学译著出版。

现为日本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从幻觉中醒来 (1)
第二章	美好的季节 (43)
第三章	异国之恋 (72)
第四章	爱的彼岸 (147)
第五章	祖国的身姿 (202)
第六章	战争与生命 (238)
第七章	艰难的岁月 (287)
第八章	重返巴黎 (358)

第一章 从幻觉中醒来

——

纱良站在饭店六楼的窗前，望着下边来往的行人。从楼下传来的手风琴声和歌声吸引了她。

人行道对面，一个头戴圆礼帽、面色褐红的汉子拉着手风琴。另一个系着围巾的汉子正唱着民谣。

——多么象克莱尔^①的电影场面啊！纱良推开窗户，将两肘支在铁栏杆上。男子汉们听见开窗的声音，将脸仰了起来，讨人喜欢地微微一笑。拉手风琴的汉子，把手风琴拉得更加响亮。

当然，纱良听不懂他们唱的歌词，大概是什么女性的恋歌或者《自由属于我们》之类的歌曲吧。纱良将上半身伸出窗外，觉得有些凉意，不禁将毛衣襟往一起拉了拉。那少有的被解放了的情感，使她甚至毫不讨厌寒冷。

汉子们唱了三、四支歌后，摘下圆礼帽向人们致意。纱良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等一下。她急忙返回房间，从桌上

① 勒内·克莱尔（1898—1981），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二十五岁时开始导演生涯，共导演了二十多部片子。

的手提包里取出一些零钱来。

“谢谢，夫人！”

歌手用左手挥动着圆礼帽，高声地喊着，拾起了钱。

到处林立着七层楼房的巴黎八区，虽是白天，却显得十分安静。两三扇窗户打开了，有人丢钱出来。

刚到十点半钟。午饭前干点儿什么好呢？纱良感到百无聊赖。

桑德诺尔大街，已去散步过多次；订做的白昼礼服，后天下午四点才能试穿。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既无熟人，也无朋友。除了丈夫以外，唯一认识的日本人，是纱良母亲妹妹的儿子，也就是纱良的表兄敬一。纱良和敬一自幼便如亲兄妹一般在一起玩耍，但早熟的敬一从中学时代便崇拜法国思想家安德烈·纪德。他于三年前来到巴黎留学，总有功课在身，不可能从早晨起便来陪伴纱良。

巴黎的十一月上旬，天气总是那么阴沉昏暗，细雨连绵，早晨八点醒来，拉开那厚重的缎子窗帘，从没有明媚的阳光问津于这个房间，只有那灰白黯然的光线漂流进来。

每天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会有敲门的声音准时传来。那是端着牛奶和三明治的侍者。纱良打开门，穿着室内便服，淡淡地化了妆，坐在饭桌前。

“早晨好。”

她只和丈夫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再也没有说话。

八点钟闹表响起来时，丈夫便立刻起来，到洗脸间去刮胡子，接着极其认真地选好当天穿着的西服，以及在伦敦订

做的高级衬衣和领带，然后在饭桌前坐下。进餐后匆匆忙忙去上班，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他并没有在日本企业驻巴黎的支店供职，而就职于同财阀W男爵有关系的法国商社。那家商社究竟经营些什么，纱良丝毫不感兴趣。W财团仿佛是以机械进口为专业的。

工作，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不能干预的。纱良从幼时起便朦胧地受到这样的教育。丈夫在商社里具体做什么工作，纱良从没问过。那家法国商社，将大主顾W财阀的公子照顾得十分周到，工作自然不会差。商社的头面人物常常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一起闲谈。丈夫毕业于英国上流人家子弟就读的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新婚旅行，漫游世界，考察欧美，然后回到了东京。回到东京后，便立刻到W财阀的一家公司工作，而且迟早要成为公司的首脑，这是不言而喻的。W家的公子，至少将登上副社长的宝座。

丈夫每天和商社的法国人一起用餐，纱良便总是独自吃饭。

坐在那空空荡荡的饭店餐厅里，面对着恭恭敬敬的餐厅主任和侍者用餐。纱良感到十分难堪，便一直让侍者把饭送到房间里来。按一下呼唤铃叫来侍者，通览一遍那份大菜单，点上自己想吃的菜——终日里吃着同一个厨师做的饭菜。过去住在伦敦的一处叫作特台纳姆·格特的高级公寓时，那里食堂的饭菜更没有味道。那家特台纳姆·格特公寓的餐厅里，只有一点令人开心：那里的高个头的餐厅主任是个美男子，长得酷似电影明星。纱良每天都用懒洋洋的目光看着他的两

条长腿和脚步。

在巴黎，依旧要度过漫长的每一天。自结婚后，纱良几乎与书籍断缘了。从日本到这里，一本书也没带来。法文书她又读不懂。巴黎当然也卖英文书，但她没有读下去的勇气。巴黎的每一天真太长啊。

——在东京，我每天都做些什么呢？纱良想。

对于新婚的生活，她也并无什么特别印象和深刻的记忆。早晨，鱼店的人登门询问用什么鱼时，女佣便把用毛笔写着平鱼、家鲫鱼、白鱼、赤贝等鱼名的薄薄的木片送到纱良眼前。纱良只是命令：“今天清炖平鱼”或者“今天油炸白鱼”。每天的食谱都由纱良制定，感到厌烦时只说句“你们看着办吧”，便出去了。或去打高尔夫球，或到网球球友的家中玩耍，或者让女佣陪着她去银座大街买东西。几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子学校毕业的朋友常来电话，自己也常给她们打电话，相约去帝国剧场观赏欧洲舞蹈家的首场演出，或去观看欧美电影，好不愉快。婚后，外出比姑娘时代更加自由，眼前的世界更加开扩，真可谓赏心悦目。过去上学的时候，每天乘着由身穿制服、头戴工作帽的司机驾驶的美制汽车，女佣或者家庭教师坐在前边的座位上，不许她们和纱良并排坐，纱良形同宫庭小姐似地被护送到学校。虽然虚岁刚刚十七便嫁给W男爵家，成了少夫人，但这对纱良非但不是束缚，反而使她产生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尤其是W男爵一家，几乎都是留学过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对媳妇的活动从不干涉。纱良从那时起，便得到了破格的待遇。纱良并没为出嫁而操劳，

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婚礼，然后启程去欧洲旅行。

来到欧洲这另外一个世界，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阶层，在没有家人、朋友和相识的环境中，她才能面对面地和丈夫坐在一起。以前，丈夫总是早出晚归，晚上要么有朋友来打麻将，要么和他们一起出去看电影，看拳击比赛，听爵士音乐，纱良从来没有和丈夫两个人单独地相对而坐。在欧洲旅行的三十五天里，每隔几天就抵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港口，忙于观光游览。横跨太平洋的十天船上生活，使人感到疲劳，但船上不断举行高尔夫球运动会、桥牌比赛、宴会、电影会、舞会等，就这样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从马赛上陆，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终于适应了那高级公寓生活以后，纱良方才意识到自己和丈夫之间极少讲话。丈夫刚满二十二岁，他的兴趣是到巴黎的一流绅士服装店去订做西服和运动服，到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球，其次便是喜欢速度快、式样漂亮的汽车。他早就拜访了他的朋友——S男爵财阀的三儿子夫妻，请他们介绍了巴黎的一流绅士服装店，订做了几套西服。晚饭后，丈夫翻开绅士阶层流行的杂志看看，看完后便挥起高尔夫球棍，练习发球。他有一辆豪华漂亮的运动车，有各类运动器具和运动服。他还期望什么呢？

纱良的生活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简直如梦幻般优雅、舒适。

纱良和丈夫在同样的阶层中，在同样富有的经济环境中长大，她并不以为这一切是什么奢侈，而视其为自然。然而她已意识到，她和丈夫之间出现了无形的断层，他们之间渐

渐发出了一种不和谐音。这一切始于何时呢？在巴黎让敬一陪同她去访问吉井物产公司时，敬一显得很不耐烦，木然着脸。晚饭后，当丈夫因为有事而离开席位时，敬一说道：

“哼、那叫什么态度啊……。简直是盛气凌人。照彦君并不比吉井物产公司的支店长伟大么，不就是财阀的儿子么！”

纱良从未注意到丈夫的那种态度，因而闹不清敬一为什么那般气愤。纱良从小见惯了那些向她父亲点头哈腰的支店长，她漠然地认为，那些人就是那副样子，她从来没深思过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纱良到饭店去也好，到餐厅去也好，到三越百货店去也好，总是受到极好的接待。是的，照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个大学刚刚毕业的有钱人家的公子而已。他在吉井物产公司的支店长面前耍威风的话，确属失礼。纱良想象着丈夫身穿华丽的西装，叼着烟斗、翘着腿的神态。但她仍不明白，丈夫的态度为什么会惹得敬一那样不高兴。

在伦敦时，照彦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私塾学习英文，虽然如此，他依旧每周内有三个上午不去上班而去打高尔夫球。纱良也在照彦就读的私塾学习英文。在那家私塾学习的全是准备应试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伦敦大学的住校男生，只有纱良例外，因为S财阀的三儿子向校长提出了特殊要求，校方给予了照顾。

表面看起来，生活极为安逸、平稳。然而纱良度过了在伦敦的三个月，和丈夫一起迁住巴黎八区的饭店后，终日感到无聊、漠然和空虚。

纱良想：“巴黎并非太有意思的地方。当然，这儿有华丽

的西装，到处是高级香水商店，随时可看见戴着漂亮帽子的巴黎女郎。但日复一日，天总是灰的，下着小雨，叫人心里发烦。”

真令人厌烦。只要有日本冬季那明朗的阳光也可以出去散散心啊。纱良百无聊赖。在雨中撑着伞，毫无目的地缓缓走来走去，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每天十一点过后，饭店的侍者准时来敲门。收拾走早饭的餐具，打扫房间。打扫房间的当儿，纱良只好离开房间，到楼下大厅去。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厅内的装饰充满了二十年代的风格，灰色和绿色组成和谐的主色调，粗大的大理石柱间，镶着高达两米多的镜子。

那一天，幸好大厅里没有其他客人，纱良在那面大镜子前练习走路。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敬一曾经说过：“走你路的姿势不好看，应当照着镜子好好练习练习，使脚步更富于美感。”纱良挺了挺胸，从对面的大镜子里望着自己的脚步走了起来，反反复复地练习了好几遍。敬一也曾说她“坐在椅子上时双脚的摆放不美”，于是她又坐在高背椅上，仔细地研究两只脚的摆放。是的，由于改变了坐姿和脚的摆放，她自觉比过去美得多了。她以此消磨掉了一些时间，又翻开放在大厅里的杂志仔细端详上面的照片，然后又到饭店门口来回踱了一会儿，才乘电梯回到楼上。

房间里的双人床上，铺着灰色的缎子床罩，梳妆台和洗脸间已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再过一个半小时，又要按动呼叫铃，点中午的饭菜了。纱良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一个半小时，

对于她，是多么漫长，多么难以消磨啊。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敬一打来的。

“早晨好。今天到外边吃午饭，然后去看画展，好吗？”

纱良对于敬一给予她的、从丈夫那里从未得到的体贴感到喜悦。两人约好，半个小时后在地铁香榭丽舍大街的车站前见面。放上电话，纱良坐在洗脸间的镜台前整了整头发，再一次用粉扑轻轻地拍了拍鼻子，朝镜子轻轻地微笑了一下。

“出去吃饭，就穿毛衣好了。”纱良暗自想着，嘴里不由得哼起轻松的曲调。

她穿上从伦敦买来的驼色毛线衣外套，从华盛顿大街向香榭丽舍大街走去。在地铁车站前见到了敬一。

从远处看白人群中的麦色皮肤的日本人，仿佛是从热带国家而来被晒得黝黑的人一样。

“让你久等了。”

纱良对下午的半天抱有热烈的期待，愉快地向敬一打着招呼。

“不，我刚到。我们到卡尔切·拉丹^①的巴尔扎尔餐厅用餐好吗？那是家文化人常常出入的很好的轻食店。”

“轻食店？”

“是介于餐厅和冷饮店之间的小吃店。”

他们乘上地铁，在塞纳河畔下了车，步行着走过塞纳河。从巴黎大剧院广场前走上大铁桥时，敬一突然停住了脚

①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学校街。